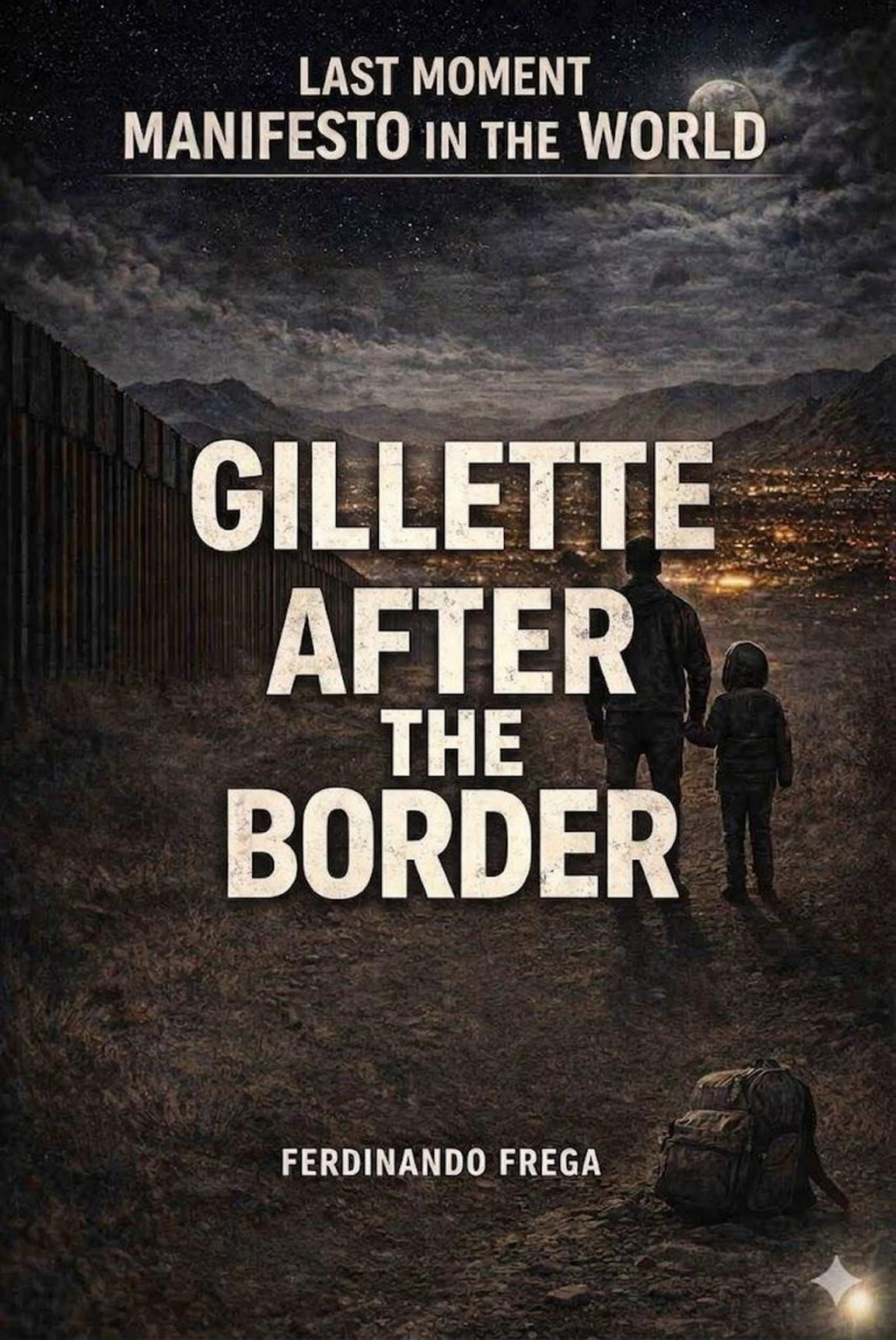
LAST MOMENT
MANIFESTO IN THE WORLD

GILLETTE AFTER THE BORDER



FERDINANDO FREGA

GILLETTE 越過邊界之後

一本把邊界視為門檻而非高牆的書：民族、文化、傳統，以及瘋狂與遠見之間那條細線。書中有一份宣言、一份獻給邊界旅人的獻詞、一篇簡短的自傳，以及作者不斷回到的一個問題——當邊緣被跨越之後，一個人還剩下什麼。

宣言

大多數人不明白，生命不是由我們擁有什麼來定義，而是由我們在他人身上留下的存在來定義。我們來到這裡，不只是為了累積。我們來到這裡，是為了刻下一個思想、減輕一份痛苦、點燃一份意識。

人的邊界不只是國與國之間的一條線。它是那些消耗時間的人，與那些把時間轉化為內在遺產的人之間的距離。

邊界之外不是虛空。那裡有留下來的東西。有超越身體、地理與恐懼而存活下來的東西。有痕跡。

獻詞

獻給那些跨越有形與無形邊界的人。獻給那些失去土地、語言、名字——卻仍在尋找一種存在於世界之方式的人。

編輯說明

這份文本誕生於一個簡單而根本的問題：身為人類，我們究竟還有什麼沒有明白？答案開啟了一個新的領域：我們來到這裡不只是為了存在，而是為了在他人身上留下活生生的痕跡。

前提

每一道邊界都分隔著某些東西：身體、地圖、記憶、權利、可能性。但最深的那道邊界，分隔的是流逝的與留下的。

序言

這不是一份把界限當作封閉的文本，而是把界限當作門檻。人類建立了領土、國家、防線——卻仍然不明白，自己真正的尺度不是擁有了什麼，而是傳遞了什麼。

內容簡介

一份關於人與領土邊界的宣言，以及跨越它們之後存活下來的東西：記憶、轉化、存在。

作者的意圖

我寫作，是為了留下一些不要求被擁有、而要求延續的東西。一個微笑、一個思想、一種能夠在書頁之外繼續下去的親近。

引言

大多數人面對問題時，急著尋找答案。我不是。我從一個字開始：為什麼？

因為我對以預期的方式進入對話沒有興趣。我想打開對話由此誕生的那道裂縫。我想要的是那個點：人在那裡停止重複，開始真正地發問。

不是我們沒能明白什麼——而是我們為什麼一再失敗。為什麼我們把擁有和意義混為一談。為什麼我們以生命消費者的身分穿越時間，而不是作為能夠留下痕跡的存在。為什麼我們在自

身之外築起邊界，卻忽視那些從內部分裂我們的邊界。這份宣言從這裡開始。不是從現成的答案，而是從一種急迫。不是從公式，而是從一道門檻。

第一個問題不要求表態。它要求暴露。它要求我們下降到那個點：在那裡，語言不再是表面，重新成為必需。

所以我不立刻回答。我先站在源頭面前。我先傾聽傷口。我先說出那唯一還能打開思想的字：為什麼。

文本從這道裂縫開始。從這裡，它成為對人的、領土的與內在的邊界的反思。從這裡，通道向之後的事物敞開：不是虛空，而是餘留；不是終結，而是痕跡；不是封閉，而是存活下來的東西。

這份宣言走進答案已經不夠的地方——並且從人被迫毫無遮蔽地凝視自己的那個確切點開始。

序幕

中文版

這份宣言探討人的、領土的與內在的邊界的意義，強調存在的重要，以及我們在單純的物質存在之外、於他人身上留下的痕跡。

獻給邊界的旅人

它獻給那些跨越有形與無形界限的人，他們失去了土地、語言或名字，卻仍在尋找一種存在於世界的方式。

根本的問題

作者從一個關於我們仍不明白什麼的根本問題出發，肯定我們來到這裡不只是為了存在，而是為了在他人身上留下活生生的

痕跡。

邊界的本質

邊界分隔身體、地圖、記憶、權利與可能性——但最深的邊界，是流逝的與留下的之間的那一道。

邊界即門檻

界限不是封閉，而是門檻。人性真正的尺度在於我們傳遞了什麼，而不在於我們擁有什麼。

關於人的邊界的宣言

生命的定義不在於一個人擁有什麼，而在於他在他人身上留下的存在。人的邊界，是那些僅僅消耗時間的人，與那些把時間轉化為內在傳承的人之間的距離。

民族與文化

民族是活生生的記憶，它們抵抗並要求被承認；而文化是感受的字母表——是對抗遺忘的抵抗行動。

傳統與社會性

傳統是經得起時間考驗、具體化的延續。社會性是人的第一道邊界，是身分透過相互承認而形成的地方。

瘋狂與遠見之間的邊界

那些跨越思想邊界的人，可能被視為病例，也可能被視為先知；瘋狂與遠見之間的界線很細，往往是由對傾聽的恐懼所畫下的。

給予而不占有

作者說，他給予而不期待任何回報，以此區分人的邏輯與商業的邏輯。這份宣言是一條通道——一條在書頁之外繼續延伸的通道。

世界

民族

世界上的人們不是被計數的群眾，而是流動中的活生生的記憶。每個人都是一道仍在呼吸的傷口，一種拒絕被馴服的語言，一種光靠麵包無法平息的飢餓，一片無法被摺進旗幟裡的天空。

民族不前進——他們忍耐。他們不要求被理解，而是要求被承認。每個民族都是一部生存的檔案，一種在周遭一切崩塌時依然活下去的獨特方式。

沒有哪個民族是邊緣的。邊緣只是世界還沒學會看見的地方。

文化

文化不分裂人類——它們讓人類變得可以閱讀。它們是感受的字母表、痛苦的地圖、慶典的編舞、回歸的幾何。

每一種文化都是一座意義的實驗室，一次為活著這個謎題賦予形狀的嘗試。不是要捍衛的身分，而是要穿越的張力。

每一種文化都是對「此刻在這裡、在這個身體裡」這個奧祕的暫時回答。而每一個回答都是對抗遺忘的抵抗行動。

傳統

傳統是抵抗時間侵蝕的東西。它們不是懷舊——它們是具體化的延續。

一個重複的動作不是習慣：它是堅持不懈的記憶。一句被傳承的話不是民俗：它是歸屬。一張共享的餐桌是一份盟約。一場共同的哀悼是一種正義。

傳統是拒絕死去的過去——每一次都回來提醒我們，當沒有人注視時，我們是誰。

社會性

社會性是人跨越的第一道邊界。在說話之前，我們觸碰。在理解之前，我們凝視。

我們是關係、是摩擦、是被承認的需要。即使是沉默，在另一個人面前，也是一種語言。社會性是我與他者之間的邊界出現裂縫的地方——存在的可能由此開始。沒有見證者，就沒有身分。

一篇簡短的自傳

我來自一種從不追求沙龍、只追求存在的寫作。我穿越了多年的思考、傷口、固執與清明。我從不為了占據空間而寫——我寫作是為了不消失。每一個字都是一道門檻，每一本書都是一個見證，每一個姿態都是一次抵抗。我的自傳不是一份履歷——它是一條軌跡。我不尋找讀者——我尋找見證者。

目標

（探索界限）

觸碰世界的邊緣

我的目標不是描述世界，而是觸碰它的界限。

書寫作為邊界的試煉

書寫是一場邊界的試煉：不是為了說出什麼，而是為了看看一切都說完之後還留下什麼。

北極

北極是地理想像的極端邊界：冰、沉默、缺席、抵抗。它是世界看似終結的地方——卻以另一種形式重新開始。每一份宣言都需要它那不可能抵達的北方。不是作為目的地，而是作為一種張力。

北極證明，即使是空無，只要以清明穿越，也可以居住。它是地圖不再屬於地理、而成為命運的那個點。

動物

動物是讓我們謙卑、也讓我們完整的邊界。牠們從另一套生命的語法望著我們。牠們不說話——牠們表達。牠們不解釋——牠們展示。

牠們是世界的生物記憶，證明我們不是中心，而是一段通道。每一隻動物都是一個不需要答案的問題——只需要存在。牠們不尋找意義——牠們就是意義的化身。

精神科醫師還是病例？

最後的問題是：遠見還是偏離？預言還是症狀？

那些把思想推到邊界之外的人，往往在被當作一個聲音聆聽之前，先被當作一個病例解讀。每一種新的語言，至少都要穿越一次被診斷的懷疑。

瘋狂與遠見之間的邊界很細——而且常常由那些害怕傾聽的人來決定。

我不要求診斷——我要求關注。我不尋求正常——我尋求真相。

作者的話

我這一生，總是在給予中找到喜悅，從不在索取中。這是我六十一年來唯一始終如一的特質：給出，而不是緊握。即使在這裡，我也只能繼續做我自己——留下一些要留在人們腦海裡、而不是留在我口袋裡的東西。

全球出版業有一個奇怪的信念：免費給出的東西，價值一定不高。一本作為禮物送出的書，是一本價值較低的書。

那是生意的邏輯——不是人的邏輯。照那個邏輯，Bezos 應該搭公車，而不是搭私人飛機。哈哈哈哈。就是這麼荒謬。

我反其道而行。我給出我能給的——而不是我希望得到的。

這個差別看似微小，其實不然。它是分隔占有與存在、算計與慷慨、市場與痕跡的那條線。

這份宣言不是一件產品——它是一條通道。一個不求任何回報的姿態。我的一個片段，即使在我再也走不動時，仍會繼續行走。

謝謝你。祝你享受——以這個詞最嚴肅、也最輕盈的意義。

結語

真正的邊界不是土地的盡頭。而是我們決定的那一刻：是什麼都不留下地穿過——還是成為存在。

Ferdinando Frega